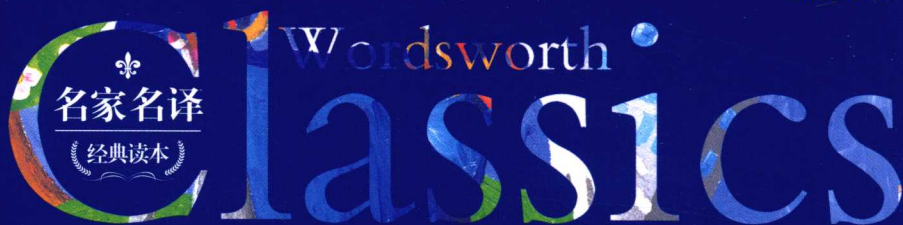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红与黑

Red and black

[法] 司汤达 / 著
张雨彤 / 译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用红与黑的色彩谱写一首“灵魂的哲学诗”
少年野心家奋力跻身上流社会的奋斗史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Red and Black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 著
张雨彤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法] 司汤达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著 ; 张雨彤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56-2

I. ①红… II. ①司…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604 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389 千字

印张: 14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56-2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红与黑》是 19 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小说以其新颖独到的表现形式开创了“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对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汤达（1783—1842），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原名马里·亨利·贝尔，“司汤达”（又译作斯丹达尔）是他的笔名。他的主要作品有《阿尔芒斯》《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等。1783 年司汤达出生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他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氛围中长大，因此他自幼崇拜拿破仑，并多次随拿破仑征战欧洲。1842 年司汤达逝世于巴黎。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于连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于连聪明能干、野心勃勃。他因为精通拉丁文，被市长德·雷纳尔先生请到家里做家庭教师。市长的妻子德·雷纳尔夫人端庄典雅，从小生活在修道院，非常厌恶德·雷纳尔先生那种庸俗粗鲁的人，所以当遇到英俊而又才华横溢的于连时，逐渐被他吸引。而于连因为自己拿破仑式的征服欲，开始疯狂地追求德·雷纳尔夫人，

德·雷纳尔夫人最终成为于连的情人。然而好景不长，两人的私情被人揭发，于是于连被迫离开市长家，去神学院学习。后来于连在神学院院长的推荐下来到了巴黎，在德·拉莫尔侯爵身边做私人秘书，并迅速受到了赏识和重用。在这期间，于连又爱上了侯爵的女儿德·拉莫尔小姐，得知此事的侯爵大发雷霆，但还是被迫接受了于连和德·拉莫尔小姐的婚事。然而就在于连飞黄腾达时，德·雷纳尔夫人在教会的唆使下写了一封揭发信让于连身败名裂。失去理智的于连开枪将德·雷纳尔夫人打伤，并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断头台。于连死后，德·拉莫尔小姐亲手埋葬了他的头颅，雷纳尔夫人也在三天后离开了人世。

《红与黑》笔调细腻，结构新颖，文风简约，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心理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小说中，于连的心理活动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每章，甚至每页都有心理描写。除此之外，司汤达在创作时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点评，这一创作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小说自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本书在对原文进行重新梳理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整理。希望本书能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书要义，获得身心的启迪。



上 卷	001
第一章 小 城	001
第二章 市 长	003
第三章 穷人的福利	006
第四章 父 与 子	012
第五章 谈 判	013
第六章 烦 恼	020
第七章 亲 和 力	027
第八章 意外风波	035
第九章 乡间一夜	042
第十章 雄心和逆境	049
第十一章 一个晚上	052
第十二章 出 门	056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061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065
第十五章 鸡 鸣	068
第十六章 第 二 天	071
第十七章 第一助理	075
第十八章 国王在维里埃尔	079

第十九章	思想使人痛苦	090
第二十章	匿名信	098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对话	102
第二十二章	1830 年的行为方式	114
第二十三章	一位官员的忧伤	124
第二十四章	省 会	136
第二十五章	神 学 院	142
第二十六章	富人缺什么	148
第二十七章	第 一 次	157
第二十八章	迎 圣 体	160
第二十九章	提 升	166
第三十章	野 心 家	178

下 卷

第一章	乡居的快乐	193
第二章	初入上流社会	204
第三章	最初的几步	211
第四章	德·拉莫尔府	214
第五章	虔诚的贵妇	226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227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233
第八章	不同的勋章	240
第九章	舞 会	249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258
第十一章	女孩子的威力	266
第十二章	这是一个丹东吗?	269
第十三章	阴 谋	274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事	282
第十五章	这是一个阴谋吗?	287
第十六章	凌晨 1 点钟	291

第十七章	古 剑	297
第十八章	残酷的时刻	301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305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13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18
第二十二章	讨 论	323
第二十三章	教士, 树林, 自由	330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37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职责	342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爱	348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最好的职位	350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353
第二十九章	烦 恼	357
第三十章	喜歌剧院包厢	360
第三十一章	让她害怕	364
第三十二章	老 虎	368
第三十三章	偏爱的地狱	372
第三十四章	才智之士	377
第三十五章	风 暴	382
第三十六章	悲惨的细节	386
第三十七章	主 塔 楼	393
第三十八章	一个有权势的人	396
第三十九章	困 境	402
第四十章	宁 静	406
第四十一章	审 判	410
第四十二章	幹 旋	416
第四十三章	宣 判	421
第四十四章	吃 语	425
第四十五章	死 亡	433

上 卷

第一章 小 城

维里埃尔称得上是弗朗什·孔泰^①地区风光优美的一座小镇。白色的房子，红瓦尖顶，散落在一个小山坡上。郁郁苍苍的栗子树，随着地形而逶迤起伏。杜河^②在城下数百尺外缓缓流过。昔日西班牙人建的城墙，如今已是断壁残垣。维里埃尔的北面，有座高山作为屏障，该山是朱拉山脉的分支。每当10月寒流来袭，犬牙交错的威拉山峰就会白雪皑皑。一道急流自山上飞泻而下，穿过维里埃尔直奔杜河，驱动着许多台木锯。锯木的行当虽然原始，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让那些乡土气息浓厚的小城居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小城之所以富有却并非由于这些木锯。居民生活富足要归功于当地出产的一种米鲁兹印花布。自从拿破仑下台后，家家户户的门面几乎都翻修得焕然一新。

外地人一走进这个小城，就会被轰隆隆的机器声弄得头昏脑涨。这台机器的外表非常恐怖，在激流的驱动下，20个装在大转轮上的铁锤不断升起、落下，把路面砸得直打颤。每个铁锤一天能造出千千万万颗铁钉。干活的是一群漂亮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小铁块送到

① 弗朗什·孔泰：法国东部地区，杜河及朱拉山脉的发源地。

② 杜河：发源于朱拉山脉，流经法国、瑞士，又折回法国流入索恩河。下文的数百尺是法国古代的计量单位，相当于今325毫米。

硕大无比的铁锤下面。瞬间，铁块就变成了钉子。这样的活儿看起来相当辛苦，往往让那些第一次进入瑞士和法国边界山区的外地人惊叹不已。如果走进维里埃尔，打听一下这个几乎震破大街上行人耳膜的漂亮工厂是谁的产业，当地人会拉长声调回答：“那个啊，是市长先生的。”

维里埃尔这条大街从杜河边直达山顶，过路人如果在这条大街上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到一位身材高大、神气十足、一脸忙碌的人。他一露面，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脱帽致敬。这人头发斑白，穿着一身灰色衣服，得过好几个骑士勋章，宽宽的脑门，鹰钩鼻子。大体来说，五官还算端正。乍一看，他脸上既有小官员的尊严，也有年近半百的人身上还存在的那种吸引力。但是很快，来自巴黎的人就会对他那种趾高气扬而又墨守成规、思想狭隘的态度产生反感。最后，人们会发现，他的才干只有一点：讨债的时候一刻不能容缓，欠债的时候却拖着不还。

这就是维里埃尔的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迈着庄严的步伐穿过大街，很快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如果你继续往前走上一百步，就会看见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透过房前的铁栅栏，还能看到一个风景优美的花园。往远处看，地平线上便是勃艮第^①群山，仿佛是天造地设，为的就是让人们大饱眼福。面对如此美景，过路人会立刻忘记那种令人窒息的、锱铢必较的铜臭味。当地人会告诉你，房子是德·雷纳尔先生的。他用经营制钉厂所获得的利润建成了这幢房子，房子很漂亮，全部用石块砌成，刚完工不久。据说，他的祖上是西班牙一个古老的家族，早在路易十四征服勃艮第之前，他们就已经迁到这里了。

① 勃艮第：法国东部地区，古代公国，曾分属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路易十四时才划入法国版图。

第二章 市长

1815年^①以后，提起自己是工业家，德·雷纳尔先生就觉得脸红，因为正是在那一年，他有幸当上了维里埃尔的市长。他家的漂亮花园分为好几层，都有挡土墙支撑，一层一层往下蔓延，直到杜河的岸边。这也是德·雷纳尔经营制钉厂生财有道的回报。

在弗朗什·孔泰，越是在自己的产业上一层层地垒石头，就越有权利获得左邻右舍的尊敬。德·雷纳尔先生修满挡土墙的花园之所以受人艳羡，是因为其中的某些地块是他花重金买来的。比如杜河边的那个锯木厂，位置非常好，一走进维里埃尔它就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会发现房顶上竖着一块木板，用斗大的字母写着“索莱尔”。现在那块修筑花园第四层挡土墙的地方，在6年前还属于那家锯木厂呢。虽然德·雷纳尔先生架子很大，但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央求那个脾气倔强、很难说话的农民老索莱尔，并且要为此付出大把明晃晃的金路易^②。至于那条用来推动木锯的“公共”河流，德·雷纳尔先生仗着他在巴黎的关系，竟然让它改了道。为了得到这一阿尔邦^③地，德·雷纳尔先生将杜河下游500尺处的4阿尔邦地划给了老索莱尔。虽然从松木板生意的角度看，这个位置有利得多，但索莱尔老爹（老索莱尔发迹后，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仍然巧妙地利用德·雷纳尔先生急不可耐的占有欲，敲了他6000法郎。

其实，这种做法遭到了当地有识之士的非议。那是4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德·雷纳尔先生穿着市长服从教堂回家，远远看见老索

① 即拿破仑下台、法国王朝复辟的年份。

② 金路易：指铸有法王路易九世头像的法国旧金币，1路易相当于20法郎。

③ 阿尔邦：旧时的土地计量单位，1阿尔邦相当于20—25公亩。

莱尔带着3个儿子，看着他直笑。这一笑让市长先生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吃了大亏，换地的价钱原本可以更便宜一些。自此以后，他就对这笔买卖耿耿于怀，对老索莱尔更是怀恨在心。

就像上面说的，如果谁想在维里埃尔获得大家的尊敬，就必须建很多挡土墙，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采用那些在春天从汝拉山口去巴黎的泥瓦匠随身携带的意大利图纸。因为标新立异会让一个建筑师永远背上“害群之马”的恶名。而且这个恶名会一直压着他。在那些左右弗朗什·孔泰舆论的人们的观念里，有这个恶名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彻底身败名裂了。事实上，这种稳健派的“专横霸道”才是最恶毒的，就是这个恶毒的字眼让所有在民主的巴黎生活过的人们，简直无法在这个小城生活下去。专横的舆论可以说是一种舆论吗？不管是在法国小城市，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专横”就是“愚昧”的意思。

杜河上游靠近小山的那边有条公共的散步道，散步道居高临下，位置极佳，这里的风景在整个法国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每年春天，这条路的路面都会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大家经常抱怨路太难走，深感不便。于是，在这里建一堵挡土墙便提上了日程。对德·雷纳尔先生来说，赢得声誉的机会来了。他觉得需要建一堵高20尺、长七八十米的巨大的墙。为了让挡土墙可以高出地面，市长先生不得不三番两次地去巴黎，因为上一任内务部长曾表示，他简直恨透了维里埃尔的散步道。但是如今这堵挡土墙拔地而起，足足高出地面4英尺，目前人们正忙着往上装方石板，仿佛在向现任和前任部长示威似的。很多次，我都靠着这蓝灰色的石板，一边回忆巴黎那歌舞升平的良宵，一边欣赏着杜河两边的美景。远远看去，能够清晰地看到河的左岸有五六条溪流，曲曲折折地从山谷间流过。溪水从高到低，形成一个个小瀑布，注入杜河。山里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就算烈日当空，游客还是可以尽情地遐想，而这全都归功于平台上的梧桐树。梧桐树生长得很快，葱郁翠绿，这全是因为市长先生将土壤运过来，填在了挡土墙后面。他不在乎市议会是不是同意，硬是把散步道加宽了6尺（虽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王党，我却是自由党，但他做的这件事，我还是应该送上称赞的）。所以，

在他的眼中，和王家平台比起来，散步道的平台是毫不逊色的。就算那位运气亨通的瓦尔诺先生——维里埃尔市乞丐收容所的所长，对此也没有一点异议。

这条散步道被称为忠诚大道，这个名字被刻在沿途的20块左右的大理石上，因为这个原因，德·雷纳尔先生又被授予了一枚十字勋章。我有一点对这条散步道非常不满意，那就是市政当局派人修剪了那些郁郁葱葱的梧桐树，甚至非常野蛮地把树枝都剪掉了。如果梧桐树可以像英国的那样高耸入云，那该多好，但忠诚大道旁边的树，都被剪得很低、很圆、很平，就像长在菜园里的蔬菜似的。但是市长先生的话没人能改变，那些属于市政府的树每年都要受到两遍这样的残害。小城的自由党人说（这有点夸张）：马斯隆副本堂神父会把修剪下来的树枝带回自己家，并且习以为常。从此，那些园丁就更不会手下留情了。马斯隆副本堂神父来自贝藏松^①，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他是来监视谢朗神父以及附近的几位本堂神父的。有位曾经在意大利打过仗的外科老军医，在退伍后来到维里埃尔养老，根据市长先生的说法，这个人既是雅各宾党人^②，又是波拿巴分子^③。有一次他竟然当面指责修剪树木的弊端。

“大树底下好乘凉，”德·雷纳尔先生傲慢却又很有分寸地说道，他知道该怎样对一位获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军医说话，“我很喜欢阴凉的环境，我之所以派人修剪这些树，就是想获得更多的阴凉，作为一棵树，如果它无法像胡桃树那样给人们带来收益，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用。”“带来收益”，在维里埃尔就成了决定一切的准则，而这个词还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在这座看上去几乎没有一粒尘埃的小城里，“带来收益”是决定所有事情的大道理。刚来到这里的外乡人醉心于周围那清凉幽深的山谷，首先会想到这里的居民一定很有美感。是的，他们说话的时

① 贝藏松：弗朗什·孔泰地区的首府。

② 雅各宾党人：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革命者。

③ 波拿巴分子：指支持拿破仑的人。

候，确实没少将家乡的美景挂在嘴边，人们也相信他们非常重视美。因为美丽的风光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使得旅店老板富了起来，再通过税收的渠道让城市得到了利益。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德·雷纳尔先生正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德·雷纳尔夫人听着，眼睛却不安地注视着她的3个孩子的动静。大孩子大约11岁，一直挨着挡土墙走，好像想爬上去似的。但是当一个温柔的声音喊出“阿道夫”这几个字时，那孩子于是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德·雷纳尔夫人非常漂亮，尽管她看上去已有30多岁了。

“巴黎来的那位先生会后悔的。”德·雷纳尔先生生气地说，脸都有点发白了，“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

关于外省，虽然我很想给诸位写上200页，外省人说话啰嗦，拐弯抹角，很不痛快，我不能如此残忍，让诸位受这个罪。

让维里埃尔市长感到深恶痛绝的来自巴黎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设法进入监狱和维里埃尔的乞丐收容所，而且还去了市长和当地几位业主义务管理的济贫院。

“但是，”德·雷纳尔夫人怯生生地问道，“既然您清廉公正地管理着穷人的财产，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能把您怎样呢？”

“他到这儿不过是来找碴儿的，然后就往自由派的报纸投稿。”

“亲爱的，这些报纸您是从来不看呀。”

“可人家会向我们提到这些激进派的文章呀！这使我们受到了影响，什么正经事也做不了。哼！我，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个本堂神父。”

第三章 穷人的福利

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谢朗已年过80，但由于山中空气清新，依然有着铁一般的体魄和精神。他完全有权利随时造访济贫院、监狱，甚至乞丐收容所。有人在巴黎把阿佩尔先生介绍给了这位老神父。

阿佩尔先生很聪明，来到维里埃尔时正好是早上6点。他立即到神父家去，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城的居民都有着非常强的好奇心。谢朗神父看着法国贵族、外省最富有的财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推荐信，不禁陷入了沉思。

神父低声自言自语道：“我年事已高，又受到这里老百姓的爱戴，他们肯定不敢！”然后立即转向这位来自巴黎的先生，眼里闪烁着圣洁的光芒，似乎在说虽然他年纪大了，但他仍然乐意去做那些正义的事，即使有些危险。

“先生，请随我来。无论我们看见了什么，当着看守的面，特别是乞丐收容所的管事，您都不要发表任何意见。”阿佩尔先生清楚他碰上了一个有心人，便跟着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参观了监狱、济贫院和收容所，提出了问题，而且，尽管回答有点儿奇怪，但是他忍住没有露出任何责备的神情。

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愿意过多连累这位好心的朋友，就推说有几封信要写。3点钟左右，两位先生结束了对乞丐收容所的视察又回到监狱。在门口，他们遇见了巨人一样的看守，他6英尺高，罗圈儿腿，那张极其难看的脸因恐惧而让人更加讨厌。

“啊！先生，”他一看见神父，就立刻对他说，“跟您在一起的这一位可是阿佩尔先生？”

“是又怎么样？”神父说。

“昨天我接到最明确的命令，不准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命令是省长派一名宪兵送来的，他差不多骑着马跑了一整夜呢。”

“我告诉您，诺瓦鲁先生，”神父说，“跟我在一起的这位旅人正是阿佩尔先生。您得承认，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让谁陪同，我都有权随时进入监狱。”

“是的，神父先生，”看守低声说，耷拉下脑袋，就像担心挨棍子而勉强服从的一条狗，“只是，神父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他们会把我辞退的。我全靠这工作生活啊。”

“我也不想丢掉自己的工作。”慈善的神父说，声音越来越激动。

“那可不一样啊!”看守急了,“神父先生,没有人不知道您年金高达 800 法郎,那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这就是整件事的过程。可这两天来闹得满城风雨,大家各持己见,还有人添油加醋,使小城里弥漫着仇恨的情绪。眼下德·雷纳尔先生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的小小争论,正是为了这件事。第二天早晨,他带着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去了本堂神父家,对他帮助阿佩尔进入监狱和乞丐收容所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指责。谢朗神父没有什么后台,他当然能掂量出他们的话有多大分量。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 80 岁了,我将是附近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父。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小城还只是个小镇,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 56 年,几乎为全城的居民都行过洗礼。我每天都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从前他们的祖父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维里埃尔是我的家,但是我看见这个陌生人时心里想:‘这个人从巴黎来,或许真是个自由党人,那里自由党人太多了;但他对我们的穷人和囚犯能有什么危害呢?’”

德·雷纳尔先生的指责,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的指责,越来越凶了。

“那好,先生们,把我撤了吧!”老神父喊了起来,声音都颤抖了,“可是我还要住在此地。大家知道我 48 年前继承了一片土地,每年有 800 法郎的收入,我靠这些收入足以养活自己。我在任职期间没有丝毫积蓄,先生们,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有人跟我谈到撤职时,我才不那么恐惧。”

德·雷纳尔先生与妻子相处得极好,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妻子怯生生地反复提出的问题:“这位巴黎来的先生能对囚犯构成什么样的危害呢?”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在这时,妻子惊叫了一声。原来她的第二个儿子爬上了挡土墙,还在上面跑,而这挡土墙高出墙外葡萄园有 20 英尺呢!德·雷纳尔夫人害怕孩子受到惊吓掉下去,不敢跟他说话。那孩子正为自己的壮举得意呢,最后终于看到了母亲,见她面色如土,就跳到散步道上,朝她跑过去。

这个小小的事件扭转了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工索莱尔的儿子弄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孩子太顽皮，我们管不住了。他差不多是个教士，精通拉丁文，神父说他性格坚强，我想他能让孩子们取得进步的。我给他300法郎，管他吃。我过去对他的品行一直有些猜疑，他是那个老外科医生，荣誉团骑士的宠儿，医生借口是他们的亲戚，就住在他们家里。老外科医生说，我们山里的空气对他的风湿病有好处，可这话并没得到证实，我怀疑他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参加过布奥纳巴尔德在意大利的多次战役，据说还曾签名反对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教小索莱尔拉丁文，还把带来的大量书籍留给他。我本来绝不会想到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的，可就在这场让我们闹翻的争吵的前一天，神父对我说，索莱尔攻读神学已经3年，准备进神学院，因此，老外科医生不是自由党人，他是个拉丁文学者。”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原因，”德·雷纳尔先生继续说，一边用一种外交家的神情看着妻子，“瓦尔诺刚刚给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下两匹诺曼底马，正得意着哪，可他没有给孩子请家庭教师。”“他会把我们的这一个夺走呀。”

“这么说你赞成我的计划喽？”德·雷纳尔先生说，朝她微微一笑，算是感谢她同意刚才的这个好主意，“好了，就这么定了。”

“啊，上帝！亲爱的朋友，你的决心下得这么快！”

“这是因为我性格刚强，本堂神父已经领教过了。我们不必隐瞒什么，我们在此地是被自由党人包围着的。所有那些布商都眼红我，我对此深信不疑，其中两三个正在阔绰起来。那好吧，我倒很乐意让这些人看看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的带领下散步，让他们不由得肃然起敬。我的祖父常对我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家庭教师。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大概要花我100个埃居^①，不过应该把这笔支出看作为保持我们的身份所必须花费的。”

德·雷纳尔夫人沉思不语，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这女人身材高

^① 埃居：法国古代的货币，1埃居等于3法郎。